

下



发迹

下 册

(美) 格雷奥姆·马斯特顿 著

赵晖 峰枫 思源 译

文革 山杉 邢涛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

(京) 新登字 093 号

发迹 (上、下册)

(美) 格雷奥姆·马斯特顿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区科普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8.125 印张 466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0846-7 / I · 271 定价: 11.00 元

印数: 0001—5300 册

内 容 简 介

年轻的荷兰移民约翰怀揣着11美元和一颗迫切希望发迹的野心，来到得克萨斯。他使尽浑身解术，还是被上流社会拒之门外。走投无路之际，他结识了一位贵妇，他们密切往来，双入双出。贵妇的丈夫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向银行做保，贷款10000美元给约翰，做为绝交费。

约翰凭着这10000美元开始建造自己的帝国。

他先开了一个修理厂，后来到了新开发的油田，及其敏锐地抓住了新的契机——投资油田。从此他的财富迅速地增长，业务从石油扩大到航运、医药、酒店等领域，他从贫民变成了亿万富翁。但财富无情地冲击着人性。他心爱的女人成了他财富的牺牲品；为了保护财富他不得不与黑社会勾结，一个又一个地杀死妨碍他的人；他的子女、孙子女互相倾轧，或凶残无比或离经叛道……他辉煌的帝国大厦里飘出的是一曲无尽的哀歌。



ISBN 7—5014—0846—7/I·271

定价：11.00元（上、下册）

1937 年

科尼利奥斯宣布航空计划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正在研制中

石油亿万富翁的长子、科尼利奥斯石油公司总经理罗德里克今天透露了他将研制并投入使用世界上最大、最快的客机的计划。

他在西弗吉尼亚州查拉斯顿举行的一次有航空专家和新闻记者参加的会议上宣布：“我们今天开始的工作将会使整个儿世界变小。”

——《纽约时报》

1937 年 9 月

阴暗的天色，位于百老汇南街的科尼利奥斯石油公司的新大厦看上去十分凄凉。在华尔街，人们称它为“痛苦的庄园。”其设计者毫无审美观，只会抄袭任尔沃斯大楼的设计师——吉尔伯特。不过，所不同的是后者能把哥特式塔尖造得轻巧而精美，前者却只会堆积巨大的石块，堆得大且臃肿，然后再用极不相称的材料把它不着边际地修饰一番，就算完事。

这楼表面是土褐色花岗岩石，楼高 35 层，无论楼内、还是楼外，都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每间办公室的墙上都有南美红木镶拼的护板，地上铺着褐色地毯，门把手和散热器都用青铜铸成葡萄叶的形状。甚至有传言说，原来那位设计师曾想安装染色玻璃，可因所有的人不同意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兰登曾将这座大楼称作“金钱万能的标志”。1936 年，大楼刚落成不久，格林威来参观时，看到带黑色条纹的大理石墙壁，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豪华的殡仪馆”。

戴维·布克布兰德的办公室在顶层，与世隔绝。1937 年 6 月 9 日这天，纽约的天气阴沉潮湿，但在下午，几场时断时续的小雨使沉闷的天气变得清新起来。布克布兰德一直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让窗户都敞着，几滴雨水落在他堆在窗台上的文件上。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享受着室内新鲜的空气。他自我解嘲地笑了，把这些被雨水淋湿的帐本送到会计室去，他们会以为是谁在上面掉的眼泪呢。

布克布兰德有点儿反常，心神不定，因为约翰正在市内。卡车司机在街上闹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赫斯特此时也在市内一位好友家喝茶。晚上，罗德里克将看马瑞伊万斯主演的《查理·二世》。罗德里克今年 23，身体已开始发胖了。他的心事越来越重，因为约翰曾命令他调查飞艇越过大西洋的可能性。上月的一个雨夜，“海德博格”号在新泽西州上空发生爆炸，飞艇的黄金时代突然可怕地结束了。目前，航空界谣传说，泛美航空公司正在研制新的洲际飞机，无论情况怎样，约翰都要科尼利奥斯石油公司入股。赫斯特认为

飞越大西洋的计划令人振奋，但罗德里克却不喜欢好高骛远，他甚至拿出 25 美元同他的朋友戴维娜·比恩打赌，说阿美里亚·艾尔哈特这次的环球飞行肯定要失败。

约翰正同哈佛大学的一位朋友一起度暑假。日前在佛罗里达，准备拜访威斯特市的几位激进作家，过几天，他们还得到得克萨斯去参观科尼利奥斯公司的几个油井，以示对约翰的尊敬。

对科尼利奥斯企业来说，生意还是相当兴旺的。但数月前，布克布兰德的那个异常灵敏的鼻子已经开始嗅到了什么不妙的气味。股票问题，特别是铜价急剧下跌的势头，使他成天坐立不安。眼下正全力以赴，紧缩企业的开支，以对付股票的暴跌。那天上午，他同戴朗石油公司的副总经理弗尔托在电话里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要注意那些新派人物对我们的指责，”弗尔托说。“但就在昨天，我见到了裂化厂的代理人，他们问是否能向布克布兰德先生发牢骚。”

“你怎么说？”

“我说，我将向你转达他们的要求。”

“然后怎样了？”

“我不便说出来。”

“没关系。”布克布兰德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好吧，”弗尔托不太情愿地说，“他们说，想批的是博格而不是迈卡锡。”

布克布兰德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他毕竟身居要职，完全能领会此话的深刻含意。他除天气预报和股票行情外，极少收听广播，但也知道在“杂耍”节目中有个崭露头角的口技演员，听说戴朗公司工人把自己比作科尼利奥斯手中的木偶，他不由得开心地大笑起来。

然而笑了一阵之后，他内心的焦虑并未消除。在市政厅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向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表示了对政府削减开支方案的抗议。他像小说里通常描叙的那样，把摩根索带到一边对他说：“亨

利，要知道，一个人在走钢丝时只有三种结果，向前走，往后退，或者掉下去。”

摩根索暴怒地喊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要把戏的？”

“也许是吧，”布克布兰德拍拍他的肩膀，说：“有一天你靠边站了，再来想想我这句话吧！”

那天下午4点钟左右，又下起雨来。布克布兰德来到窗前。向下望去，只见街上雨伞连成一片，阵阵微风吹来。他取出烟盒，拿出一支雪茄，小心翼翼地剥去包装纸。

上个月，即5月中旬，是布克布兰德50岁生日，他在林伍德岛上举行了一个香槟酒会。同时，也庆祝与科尼利奥斯家族共事三周年，赫斯特送给他一只镶着青金石的金质名片盒，上面有个用红宝石镶成的“三”字。当他去上保险时，一位业务员估价大约21.5万美元。

约翰曾为此抱怨过一阵，但很快就过去了。与布克布兰德共事三年后，他不得不承认，布克布兰德是与他合作最成功的一位。除了公园的一幕和在贝阿特丽丝、卡瑞娜等问题上曾使他不悦之外，布克布兰德在操纵股票和债券市场方面神通广大，而且在给不愿出面说话的参众议员施加压力等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布克布兰德在这三年里挣的产业，恐怕比过去所有的总产业还要多。约翰常说，无论布克布兰德在其他方面如何，他至少总把钱花在“够得着”的地方。

布克布兰德一年的工资远远超过150万美元，而交纳的所得税却低于宾夕法尼亚的任何一个煤矿工人。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布克布兰德没有回头，他知道这一定是约翰，因为没人敢不敲门就闯进来的。他掏出雪茄剪刀，给那支上好的哈瓦那雪茄开了一个“V”形的口。

约翰摘下他的黑礼帽，显得高大、苍老而凶狠。他的两颌总是动个不停，好像嘴里含着个东西，不知是吐好还是不吐好。

“戴维，”约翰沙哑地问道，同时找了张椅子坐下。“你看我老了吗？”

戴维·布克布兰德仍然站在敞开的窗前，背对着他的老板，说：“有一句俗话，我记不清是谁说的了。”

约翰眼睛盯着地板。

“这俗话问，是有钱好，还是有智慧好？”戴维边说边把一只手伸进衣服里面掏打火机。

约翰抬起头，布克布兰德点着了烟。

“不用说，你定有明智的答案。”约翰说。

布克布兰德假惺惺地一笑。“这与明智无关，事实是有钱的好，因为有智慧的人总是听有钱的人使唤。”

约翰根本无心听布克布兰德说，他哼了一声，满腹牢骚地说道：“这句俗话发明时是事实，可今天肯定不准确了，或许罗斯福是对的。”

“罗斯福？”布克布兰德疑惑地问道。

“哼，这该死的，”约翰说。“照他的说法，最高法院里 70 岁的人都算老，那我们这些 65 岁的人还有什么可干的呢？我老了，对做生意、对石油、特别是对我本人已感到厌倦。至于有钱还是有智慧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已经不中用了。”

布克布兰德坐了下来，把胖胖的粉红色的双手交叉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盘小泥肠，他严肃地朝约翰眨着眼睛。

“不用再说了，”他说道，“我知道你今天同卡车司机谈崩了。”

“岂止是谈崩了？”约翰嗤了嗤鼻子说，“他们根本就不听你那一套！我和 818 分会的所谓成员谈了话，可怎么也谈不到一块儿去。他们每周的工资一直是 25 美元，几乎比国内其他卡车司机都多，现在他们竟然提出增到 37 美元，否则就不干。”

布克布兰德问：“记者们也在场吗？”

062406

“当然在。”

“我要是代替你去就好了，他们不会引用我的话。但愿你没有说什么激烈的话。”

约翰怒冲冲地披上外衣。“戴维，我下这一行的时间够长的了，完全可以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只不过把工会说成是骑在诚实的资本主义背上的一群贪得无厌的耗子而已，又没说他们什么别的坏话。”

“但愿你是在开玩笑。”布克布兰德用一种平静的口气说道。

“当然是个玩笑，不过明天上午，我要你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杜汉茨叫来，我们要谈解雇的问题，戴维，我不想被人讹诈。”

布克布兰德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约翰，别忘了我为什么到这儿，。不要在这里骂骂咧咧的，行吗？”

约翰，咬着口中贵重的假牙。过了一会：“有咖啡吗？”

“当然”布克布兰德说。“再来点硬面包卷？”

“好啊！”约翰说。“从早上到现在我一点儿东西都没吃。今天也许是我五年以来最辛苦的一天。看着吧，那帮穷司机接下来就要像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那样闹罢工了。”

布克布兰德不以为然地说：“别担心，少了通用汽车工人，还有美国钢铁公司的工人嘛。今天一个工人在班上，明天就得有两个工人失业。约翰，从市场的趋势来看，经济再度衰退势在必然，谁也躲不过去。两年之内，产联就只能成为一段相当不愉快的记忆了。”

“那我们的股票值呢？我相信，它们不会也成为那种记忆吧？”

布克布兰德翻了翻他的帐本。“依我看，今后一两年的日子是不会太好过的，不过，我已经压缩了生产规模，必要的话，随时可以裁减工人。我已在海外打通了一两个新的出口渠道，我们应在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顶住狂风暴雨。”

“和德国人的合同签了吗？”

“当然签了。眼下，我们有两船重型汽车轮胎正运往汉堡。我对

奔驰汽车公司的合同仍不感兴趣，但这事是可以办到的。”

这时，斯得劳尼推着吱呀乱响的小推车进来了，车上放着银质咖啡壶和咖啡杯，还有一盘涂好了黄油的硬面包卷，当约翰狼吞虎咽地吃硬面包卷时，她不住地偷看着他。一位亿万富翁的如此吃法使她大为不解。

她走后，约翰说：“你把利润看得比名誉更重，这很好。”

“这是什么意思？”布克布兰德嘴里问着，心中却一清二楚。

“假如你的老主顾罗斯哈尔德先生知道你同希特勒做生意，那他就不会不管了，是吗？”

布克布兰德叫了起来。“又不是我一个人同希特勒做生意，约翰，如今华尔街上不少知名人士，是根据自己银行的决算表而不是根据某种道德准则来行事的。希特勒要的是商品，我们要的是金钱。俗话说‘与魔鬼共进晚餐，必须用长柄汤匙’，要是我们不得不如此，那么大西洋就是一把长柄汤匙。”

“那只是你个人的看法，”约翰说，“总有一天，希特勒先生会开着齐柏林式战斗机飞，从这办公室窗外向你猛扫一气。”

“那一定是他们没有汲取教训。”布克布兰德双眉紧锁，喃喃自语道。

他们相对无言地喝着咖啡。此时没有电话的干扰，因为布克布兰德一再指示，他同“至高无上者”的谈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打电话，更不允许进来打断他们。雨滴，淅淅沥沥地打在窗上，除了汽车喇叭声外，周围一片寂静。

“你心里有数，”约翰揉着眼睛说道，“哪天你我好好聊聊，看看我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布克布兰德淡淡地一笑，“某种情人关系呗。”

约翰哼了一声，“某种情人关系！”

布克布兰德一语不发，只是小口小口地喷吐着烟雾，似乎正认真

地思考着什么。过了片刻，他清了清嗓门道：“许多伟大的友谊在初期阶段同我们开始合作时是一样的；许多牢固的友谊之所以维持下去是因为没有幻想，从来也没有。”

约翰冷冷地说道：“我可以毁掉你，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布克布兰德点了点头。“你当然可以。但又何必呢？再说你也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有着某种情人关系。你我都相信资本的固有效能，在爱情的隧道里漂到一块儿来了。在黑暗之中我们必须象情人那样相互信任。”

约翰掸着外套上的面包屑，说“你为什么总爱开着窗户？让·哈尔里怎么死的你知道吗？就因为得了冬季流感。”

“我死了你会哭吗？”布克布兰德说。

约翰说：“和你在我坟上哭我差不多。”

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一下，斯得芬尼把赫斯特带了进来。她穿着一件漂亮的银白条纹上衣，里面是软领的奶黄色绸衫和一件黑色缕空背心，乌黑的头发略带波浪。头戴一顶带面纱的灰色无边小帽，插着一根镶钻石的羽毛。

两个男人站起来，约翰替赫斯特端过一把椅子。布克布兰德关上了窗子。

“工会的情况如何？”赫斯特一面问，一面坐下。

约翰咳了起来。“如果你们非要和哪些不可思议的魔鬼一起喝茶，受罪也是活该。我和戴维今天下午在……”

“在谈情说爱。”布克布兰德提示道。

约翰斜了他一眼，赫斯特没有注意这期中的微妙变化。约翰舔了舔嘴唇，说：

“对，在谈情说爱。”

“好吧，”赫斯特快活地说道。“如果你们一下午干得就是这个，那我们现在应该回家去换衣服啦。罗迪 7 点左右到，你举行的晚宴是七

点半，对吗？”

约翰闷闷不乐地点点头。“我将对共和党财政俱乐部成员谈有关压缩救济金从长远来讲会产生的问题。今天上午我同产联的人吵了一架，使我怀疑福利到底值不值得搞。美国工人需要的不是福利，而是压力。”

“霍普从康涅狄格州回来了没有？”布克布兰德问道。

“当然回来了。”约翰说。“难道你没看出我憔悴的脸色吗？”

布克布兰德眼睛没有看着他们说：“霍普现在……嗯，还同你闹别扭吗？”

赫斯特显然不知道是否该把霍普的事告诉布克布兰德。她对丈夫的总经理总是彬彬有礼的，但十分不自然。它使人感到：假如他们的经济利益不是紧密相关的话，那么，两人在百老汇大街上走个迎面，也会装成素不相识的样子。

但不管怎么说，是约翰把霍普的事告诉布克布兰德的。然而赫斯特希望约翰尽量少说一些私人生活，尤其是对布克布兰德这种人。

“作为父亲，我的年纪太大了，”约翰说。“我明白这一点。霍普18岁，而我已经快64岁了。也许是不了解年轻的一代，可是她也太野了！她出身豪门，应有尽有，受过最好的教育，真不知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布克布兰德问道：“野到什么程度？”

“这个嘛，”赫斯特插话道，“她在圣诞节时总是同约翰·罗斯福和约翰·塔依顿在一起鬼混，而现在情况就更糟了。”

“岂止更糟？”约翰打断了她的话。“她穿起了短裙，头发做得像让·阿瑟一样。戴维这该死的丫头居然还抽起烟来了。如果她屁股上挂酒瓶，酌起酒来，我一点儿也不会惊讶。”

布克布兰德说：“你没有同她开诚布公地谈谈。”

“我倒愿意同她谈，但她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乌七八糟的。”

天天晚上往外跑，她一个星期要花四五百元，有时甚至更多，全花费在一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身上。他们不是开着赛车兜风就是去搞舞会，还干什么只有上帝才知道。戴维，你知道‘鲑鱼’是个什么玩艺吗？”

“鲑鱼，”赫斯特接过话茬儿，“就是喜欢摇摆乐的年轻人。没想到你连这个都不懂。”

“我不想懂。”约翰气呼呼地说。“我想用英语，而不是谁都不懂的外国话同我女儿交谈。她是个任性的疯丫头，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老古董而已。”

布克布兰德笑了起来。“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减少她的生活费，没钱她上哪儿去寻欢作乐？”

“那毫无用处，”赫斯特说。“她的朋友都很有钱，他们会先借给她——送给她花——一直到我们让步为止。”

“唉，是这样，”布克布兰德说。

“她又疯又任性，就这样，”约翰又一次重复道。谢天谢地，报上至今还没有评论过她，但这样下去，早晚要上报的。”

戴维低着头轻声问：“你认为她真是又疯又任性，还是唯一敢于顶撞你而不受惩罚的人？”

布克布兰德说话时，约翰慢慢地转过头去，满脸的怒意。

“戴维，”他轻声说道。“就当我没听见你刚才的话好了。”

布克布兰德说：“那好，约翰。就当你没听见我的话，那我也当没听说过1903年的事。”

接着是一阵神秘的沉默。赫斯特感到莫名其妙。赫斯特不解地眨眨眼，问：“1903年？1903年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约翰没有马上回答，慢慢地、威严地穿上大衣。

“说1903年的事不过是开个小玩笑而已，你不必当真。”他沙哑地说道。

布克布兰德翰赫斯特微微一笑，仿佛在说，这确实是个玩笑。

三辆赛车在乡间小道上颠簸着，车的前灯划破了温暖的夏日夜幕。人们从很远就能听到一伙年轻人的尖叫声。

快到叉路口时，三辆车几乎并驾齐驱，朝公路叉路口冲去，与此同时，车上的年轻人相互狂呼乱叫。

“艾迪，往下跳呀，跳呀！”

“嗨，真带劲！简直过瘾极了！”

两辆赛车在一刹那间撞了一下——脚踏板撞脚踏板。接着，它们又挤上大路，喇叭按得震天响，最后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们最后在一条泥泞的小岔道上停了下来，这帮人嘻笑、打逗着，其中一人说：“我坐到自己的帽子上啦！你们看哪，我坐在他妈的帽子上喽！”

他们下了车，还在尖声喊叫，一个穿着衬衫长裤的小伙子正拿出吃奶的力气开着一瓶烈性威士忌酒。

“小伙子，要是我妈现在能在这儿见到我，该多好呀！”一位姑娘咯咯地笑着说，“她准会气昏过去！真的！”

“要是你妈在这儿，我倒想同她结识一下呢，”手里拿着威士忌酒的小伙子说，“她可是个美人儿啊。”

他装着淫荡地咯咯一笑，引得大伙哄堂大笑。

这帮人不顾身上华丽的夜礼服，全都坐了下来——在汽车踏板或随身带来的毛毯上——怎么舒服怎么坐。一个个点起老金牌香烟，轮流饮着威士忌酒。远处，在朝丹伯利去的某个地方，一辆摩托车发出单调的突突声。拿着单簧管的小伙子一直在唧唧地吹着《开始修女的生活》的头几小节。

“梅尔，你差远了，”一位姑娘高声说道“吹来吹去总是《开始修女的生活》的头几段。怎么总也不往下吹呢？”

“去你的吧，维吉尼亚”梅尔说。“有朝一日我将与阿特·肖同台演出，那时，你就该对我刮目相看了。”

“你登台干什么？给他拣衣服？”

霍普坐在艾迪·凯瑟尔那辆红色带篷汽车的脚踏板上，大笑着，她今晚感到充满生气，精神焕发，身上的打扮更使她显得聪明、伶俐、俊俏。紧身的白色丝质晚礼服，领口低低的，胸部有轻软的羽饰，她知道自己看上去起码有 20 岁。威士忌还未传到她手里，她正一口一口地抽着老金牌香烟，昂着头，显得十分老练。她抹着口红，涂着厚厚的睫毛油，眉毛拔掉了，上面用笔画着两道娥眉。她那波浪式棕发塞进了白色晚礼帽，除戒指外，全身唯一的首饰是一枚蝴蝶形大胸针，镶嵌着红宝石和紫水晶。

坐在她旁边的艾迪·凯瑟尔装成老烟鬼的样子，猛吸几口，再从鼻孔中喷出。他是个全身肌肉发达的青年人，身着绷得紧紧的小礼服，足登黑白两色皮鞋，他显得分外引人注目。

艾迪·凯瑟尔在黑暗中向霍普咧嘴一笑，说：“逗逗乐吧，嗨！”

霍普轻轻地吸了几口烟，“可以呀，”她漫不经心地说道。“如果你喜欢雨夜坐在树林里，抱着酒瓶猛灌威士忌的话。”

“嘿，那才带劲儿呢，”艾迪·凯瑟尔顺水推舟地说，他今年 17 岁，再过 4 年就将从他父亲的药品生意中继承 400 多万美元的财产。他中学里的朋友送给他一个雅号“药片”。

“我倒想换个新花样玩玩，”霍普说。我们玩的总是老一套，聚会呀，跳舞呀，上夜总会呀，玩来玩去就是这些，我想来点刺激的，更有趣的。”

“我就喜欢冒险。”约翰·迪尔曼兴致勃勃地插嘴说。

“嘿，这不就够冒险的嘛。”梅尔·赫伯特说。

霍普看着这些养尊处优的年轻人。他们这 10 来个人的家产比一些小国家的国库储备还要多，然而，在这六月的雨夜里，他们却坐在

纽约州的一片潮湿的树林里，一面饮着威士忌，一面挖空心思想着去干什么好。

“如果你们认为这就是出格的话，”霍普说，“那么我建议你们回家同妈妈搓麻将去。不管手气如何，你们都能激动得昏过去。”

“或许我们应该到林伍德岛你爸爸那儿去，”一位姑娘向霍普建议道，“我们可以玩牌，立条规定，谁输一盘，就扒去一件衣服。”

“没劲！”艾迪·凯瑟尔说。

“就你说没劲儿，因为你不会。”

“我当然会！我只是认为这样玩没什么意思。要是我想去扒姑娘的衣服，用不着靠玩那种牌。”

约翰·迪尔曼嚷了起来：“就你聪明，那你为什么不去扒呢？我记不起你扒过哪个姑娘的衣服。”

“闭嘴，”艾迪·凯瑟尔抢白道。

“嗨，”约翰·迪尔曼把威士忌递给霍普时说，“以前我听你爸讲过一个大笑话，乌七八糟的，不过真逗。”

维吉尼亚揶揄了他两句，“只有你，讲起笑话来才让我恶心呢。”

霍普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把瓶子传递给了别人。她平静地说：“那是因为约翰·科尼利奥斯和他爸爸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而他爸爸又和我们所有人的爸爸一样，同属于破产的一代。”

“我爸可没有破产，”西西莉·施维茨曼说。“他很有钱，而且问题就在钱上。”西西莉是位黑发姑娘，乳房很大，成了她的特征。

霍普说：“西西莉，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父母都很富有，但在精神上，他们是破产的。他们什么也不懂，我是说，国家经历了8年的困境，人民流尽了血汗，而他们却仍在非难工会和工人，把他们叫作狂热的下流坯。”

“等等”艾迪·凯瑟尔说。“这是肯尼·塞斯古德说过的话，没错，是他说的。”